

名家们讲述真实的魔幻式经历和奇特遭遇

春天，妖精^①

我的聊斋故事

WODELIAOZHAIGUSHI
CHUNTIANYAOJING

马季 / 主编

暗 示
春天，妖精
第一次认识一个是女巫的女孩
当女巫变成鸡之后
别人的眼睛
蜂 人
我的肚皮是怎样瘪掉的
意 外
第九十九条短信
闯入者
凶 器
游戏的尾巴
喜 鹊
画 皮
人 哥
间 手
天使之城
宁
树上的眼睛
走
油
水果刀
女
小梅
飞扬的小室
寻 心
死里跑
一个女孩，她说她22岁
门 口
梦 戏
电话游戏
巫山之旅
良 媚
魔 镜
过完年去无底洞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春天妖精\我的聊斋故事 马季\主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

ZHAIGUSHI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聊斋故事 / 马季主编——长春：时代文艺出版社，
2003. 1

ISBN 7-5387-1743-9

I. 我…II. 马…III. 短篇小说——中国——当代

IV. I 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第 105994 号

我的聊斋故事①

主 编：马 季

选题策划：中 跃 野 渡

责任编辑：邢爱光

装帧设计：山 河

出 版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：130021 电话：5638648)

发 行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：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印刷厂

开 本：880 × 1230 mm 1 / 32

字 数：600 千字

印 张：27.75

印 数：1—8000

版 次：2003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7-5387-1743-9 / I · 1648

定 价：54.00 元 (全三册) 18.00 元(本册)

第一编

- 3** 格 非 \ 暗 示
- 11** 林 白 \ 春天，妖精
- 18** 何小竹 \ 第一次认识一个是女巫的女孩
- 27** 何小竹 \ 当女巫变成鸡之后
- 37** 朱 辉 \ 别人的眼睛
- 52** 王大进 \ 蜂 人
- 61** 马 季 \ 我的肚皮是怎样瘪掉的
- 72** 顾 前 \ 意 外
- 80** 梅 雨 \ 第九十九条短信息
- 90** 吴晨骏 \ 闯入者
- 98** 田 柯 \ 凶 器
- 107** 谢 宏 \ 游戏的尾巴

第二编

- 115** 陶文瑜 \ 骂 鸭
- 121** 陶文瑜 \ 画 皮
- 131** 野 渡 \ 八 哥
- 139** 盛可以 \ 中间手

目 录

- 147 文 琴 \ 天使之城
153 尼 楠 \ 婴 宁
161 罗 鸣 \ 树上的眼睛
170 白 丁 \ 出 走
175 申 维 \ 浇 油
180 张 宁 \ 水果刀
189 颜 七 \ 蛇 女

第三编

- 199 中 跃 \ 祝小梅
206 中 跃 \ 张扬的小蜜
215 华 斌 \ 玲珑心
223 乌 青 \ 往死里跑
227 乌 青 \ 一个女孩，她说她 22 岁
230 王勇人 \ 门 口
239 章晓明 \ 梦 践
248 马 季 \ 电话游戏
257 王 游 \ 巫山之旅
268 巫 青 \ 良 娼
282 叶 敏 \ 魔 镜
289 张 羞 \ 过完年去无底洞

第一编

暗示

格 非

还是先说说我的妻子吧。我的妻子，学前教育专业的硕士，一家奶制品跨国公司的部门经理，从德国回来了。她计划在上海逗留一周。这些年她一直在国外漂泊。先是列宁格勒（后来人们叫它彼得堡），随后是赫尔辛基、哥德堡、伊斯坦布尔、伯尔尼，足迹跨越欧亚大陆。她走到哪里我的信就追到哪里。我从监狱中被放出来以后，给她写信就成了惟一的乐趣。那些信最终都被退了回来，信封上俄文、德文、瑞典文的告白翻译出来差不多是一个意思：查无此人。她消失了整整九年。九年，用于忘掉一个人，不多也不少。可是，她在一天下午突然从图宾根打来了电话，说，我要回来了。

如果我没记错，她今年应该是三十五岁，按照我的想法，这恰好是一个人开始死亡的年龄。我的好几位朋友都是在这个年龄选择了自动消失。我也曾想到过效法他们，但勉强活下来，结果竟然也不坏，但也好不到哪里去。用我一位爱饶舌的朋友的话来说，活着，但不存在。

总之，我的妻子是回来了。据说，她在国外的日常工作是饲养奶牛。除了不能让奶牛做广播体操外，原先准备对付学龄前儿童的专业知识，用来取悦那些花纹斑驳的畜生倒也能凑合。她已

那天妖精/第一编

经无法适应这里的生活。“这是什么国家？”这句话她常常挂在嘴边。她加入了德国国籍，这样说话就多了一点底气。仿佛她曾经热爱过的祖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。“在图宾根，连奶牛都知道遵守交通规则，可是在这里，你走在马路上，似乎随时都可能被急驰而来的汽车撞翻，还得提防骑车人嘴里飞出的浓痰。”我要是请她上街吃顿饭，她的话就更多了，“那种地方怎么能去？要知道，上菜的侍者那黑黑、油油、肥肥的大拇指是整个地泡在汤里的呀！”好在她在上海只待一周。对于我们要办的那件事，168小时已经足够了。

我要讲的故事，其实与我的妻子没有多少关系。只不过，它确实确实是在上海逗留的这段时间里发生的。说起来有点离奇，如果不是我亲历亲闻，我大概也不会相信它是真实的。

现在，我必须提到另一个人。他叫杨菲，我和妻子共同的朋友。

在我的妻子的眼中，杨菲可算得上一个国宝级的稀有生物。在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上，他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某种纬度或标高，可以用来检测日常生活的趣味和质量。她说，要是有一天杨菲也变得心事重重，这个世界大概就真的不可救药了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她的话只说对了一半。的确，杨菲是一个快乐的人，从来不知到忧虑为何物。就连他的鬃发、豁牙、汗腺的分泌物都散发着令人愉快的气息。可就是这个人，近来却被巨大的恐怖撵上了。

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去拜访他，他自己就找上门来了。他甚至都没顾得上与我的妻子打个招呼，就一屁股歪倒在我们家的沙发上，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：“我完了。”那是我妻子回国后的第二天，大约是傍晚时分。当时，我妻子正兴致勃勃地让我欣赏她在国外所生的几个小杂种的照片。我记得，有两个孩子的头发是亚麻色的，还有一个黑人。

我对杨菲的烦恼没有什么兴趣。只有一丝脆弱的耐心，用于忍受他没完没了的絮絮叨叨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：杨菲从公司

下班回家，看到有人在门上留了一张纸条，一把匕首透过防盗门隔栅的空隙，将纸条钉在了他的门上。纸条上写着这么一句话：

晚上八点，长风公园游船码头见面。否则就杀了你。

这显然是一封恐吓信。他差不多六点钟就赶到了长风公园，并在那守候到午夜时分。除了湖边的一群练功者，约他见面的人始终没有出现。一连三个晚上都是如此。“约我见面的人，说不定就混迹在练功者的行列之中……”杨菲说。看上去他被吓坏了，一刻不停地摆动着他的双腿。等到他终于认出了我刚刚回国的妻子，就从沙发上跳了起来，过去和她热烈握手。我妻子的态度不冷不热，眼睛里多少有了一点怜悯、惊异和不屑。我也只得在他身边坐下来，将那些蓝眼睛、黄头发、黑皮肤的洋娃娃丢在一边，帮他分析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我问了他半天，杨菲就说出这么一件事情来。

大约是两个月前的一天，杨菲在公司加班。他最后一个从楼上下来，电梯司机小梅早就等得不耐烦了。她抱怨说，她胃病犯了，得赶紧回家吃点东西。这时，杨菲随口就说了一句：“要不，我请你吃顿夜宵？”他只是想开个玩笑，没想到小梅却认认真真地答应了，这使他几乎吃了一惊。她长得并不漂亮，每天在电梯里进进出出，杨菲很少注意她的存在。可是这一次，他们挨得这么近，他能感觉到她丝质棉袄的柔滑绵软，随着电梯的急速下降，他的老朋友，身体上那个嗅觉灵敏的机器马达轰鸣，正不可遏止地一点点肿胀起来，他有了一点晕眩感。

他们在公司对面的火锅城吃饭，两个人都没怎么说话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沉默所堆积起来的暗示像沉重的山丘压在他们的头上。

“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。”杨菲说。

他们从火锅城出来，已经是次日凌晨一点多了。小梅忽然对他说：“这么晚回家，我怎么向丈夫解释？”杨菲替他她想了好几个理由，都被小梅一一否决了。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，最后的结

据杨菲说，他们后来并没有发生什么事。当小梅洗完澡，赤身裸体地从浴室中出来的时候，杨菲得出来一个重要结论：对于某些女人来说，光看外表是不够的。



果是不回家，去杨菲新买的公寓喝咖啡。这个建议是杨菲提出的，属于调情的一个部分，小梅犹豫了一下，问他，“你那能不能洗澡？”她这么一问，杨菲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，他的身体在黑暗的大街上索索发抖。

据杨菲说，他们后来并没有发生什么事。当小梅洗完澡，赤身裸体地从浴室中出来的时候，杨菲得出来一个重要结论：对于某些女人来说，光看外表是不够的，按照陈独秀的理论，她是属于那种外表贫瘠，内容丰富的女人。另一个结论是，他必须悬崖勒马。他想起了小梅的丈夫。他们没有见过面，但是杨菲知道他是山东人，十六岁时曾用水果刀捅过一个小男孩，知道他蹲过七年大牢。

“问题就在这儿”，我妻子说：“要是你们俩有了那种事，反而倒比较安全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我妻子笑而不答。

杨菲说，他平生就干过这么一件荒唐事儿，而且还他娘的没干成（直到现在，他还为此耿耿于怀），除此之外，他实在想不出任何人有任何杀他的理由。看来杨菲已完全认定了这个事实。

“你先别着急，要弄清这件事的真相，其实也不难，”我对他说，“你再去请那个电梯女工吃顿饭，跟她聊聊，探听一下虚实。”

“小梅已经有一个多礼拜没上班了。”

“你明天去公司打听一下，给她打个电话，约她出来，看看她是什么反应。”我妻子明显有些困了，一连打了好几个哈欠。

杨菲半天没吱声。他似乎在认真考虑我们的建议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突然抬起头来，问道：“要是他今天晚上就下手，那怎么办？”

他这一问，把我的妻子也逗乐了。

我问过他想没想过报警。他说他已经去过派出所三次了，没有什么进展。他曾提出让警方派人二十四小时昼夜保护，接待他

的女民警笑得前仰后合：“你一定是好莱坞电影看得太多了。你不是克林顿总统，我们也不是白宫的职业保镖。”“假如我真的被杀了，你们谁负责？”杨菲问道。女民警想了一下，回答说，假如真的出现这种情况，我们会全力破案的。

杨菲直到很晚才走。临走时还从我们家里的厨房里拿了一把菜刀。他担心在回家的途中会遭到袭击。

第二天，我和妻子去区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。大厅的长椅上坐满了人，我们数了数，一共有十来对，有离婚的，有结婚的，也有离过婚的要求复婚的。她当年在国内就没有排队的习惯，她总能为自己找到插队的理由。这一次，她亮出了德国护照。办事员冷冷地朝它瞥了一眼，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。他递给我们一张表格：你们回去填一下，三个月以后再来。可我妻子并不气馁，她又交给他一只信封。里面装着我们离婚手续的材料，还有她悄悄塞在里面的八百马克。小伙子将信封放入抽屉的同时，向我们打了一个OK的手势。

我们从民政局出来，天已经快黑了。在出租车上，前妻突然提出，她想去清水公寓去看看杨菲，看看他是否还活着。

公寓的住宅楼相当豪华奢侈，前妻说，即使是在图宾根的富人区，其壮观程度也不过如此。她显得多少有点失落。她不明白，像杨菲这样一个古典文献专业的书呆子，怎么会住到这种地方来。我也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只是听说他在股票上发了点财。前妻说，早知道在国内赚钱这么容易，她当年就不会经历千辛万苦去俄罗斯当倒爷了。

杨菲不在家，但我们确信他还活着。我们打算在门厅里等他一会儿。这时，我们就看到了那个女孩。

她看上去顶多十八九岁，穿着时髦的皮裙，红色的长筒袜。她正在电梯间的地毯上寻找着什么东西，也许是一把钥匙。长发盖住了她的半边脸。就这样，她在电梯间来来回回地走着似乎并没

有什么明确目的。我的前妻走过去问她，是不是丢了什么贵重的东西。她抬起头来，几近惊讶地看着我们，很快又将目光移向别处，仿佛在想着一件遥远的事。那是一张被忧愁损毁的脸，它的美丽像刀片一样锋利。她在哭泣。我从未看到过这样一张悲哀的脸，仿佛她的眼眶中不断溢出的不是泪水，而是她的整个灵魂。

清水公寓离我们的住处不太远，我和前妻决定步行回家。在路上我们找不到话说。我知道，我们都惦记着电梯间的那个女孩，猜测着她怪异的举动所掩盖着的某个事实。

“你说人最害怕的是什么东西？”前妻忽然像打哑谜似地问我一句。

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“你以为呢？”我问她。

“他自己。”她毫不犹豫地答道。看来她是先有了问题的答案，才这样问我。她随后就哭了起来，她说，她一看到那个女孩，就知道她快完了，她的灵魂破了产。我不太明白她在说什么，站在路旁有点不知所措。我的心中没有一丝怜悯。或者说，我暂时还没有余力来怜悯她。我在想着自己。我想着它从前是什么，现在变成了什么，最终它还是什么。我觉得，她的答案是对的。三天后，沪上的几位同学为我的前妻举行了一场小型聚会。我们又碰到了杨菲。他刚刚理过发，衣着考究，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，似乎完全换了一个人。我提起了那张纸条的事，他竟然半天没有回过神来。

“解决了。”他漫不经心地说。

“你找道小梅了吗？”

“这事跟小梅没关系，”杨菲说，“完全是他娘的一场虚惊。”

杨菲说，前天晚上，他刚刚在床上躺下，就听道有人摁门铃。

“当时我全身的血液仿佛一下子都凝固了。我打开门，看到三个黑影站在门外，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难道就这样完了吗？不过，他们对我没有一点兴趣。他们要找的不是我。她在隔壁，她

是模特儿。

“我知道隔壁有人住，不过很少来，那个房间一个礼拜大约只有一两天亮着灯。但我怎么也没想到，那个婊子竟然也叫杨菲。我不知道那三个陌生人是不是杀手，我只知道他们一个个都显得彬彬有礼。他们很快就明白过来，他们找错了人，说了声对不起，就离开了。这是一场误会，却害得我整整掉了六公斤肉。”杨菲眉飞色舞地说完了这件事，又把刚刚听来的一个笑话给我们讲了一遍。不过我的前妻隐约感到，那件事并没有结束。

聚会接近尾声的时候，前妻将我拉到一边，告诉我，她决定改变原定的计划，提前一天离开上海。她说她一天都呆不下去了，这就是她的理由。为了早一天结束这次旅行，她不惜绕道北京，搭上去法兰克福的班机。

我没有送她去机场，这也是她提出来的。临走前，她还在想着那个女孩：“问题是，假如真的有人要杀她，说不定她还蒙在鼓里。”

她的忧虑直到一个多月之后才被证实。当天的晚报刊登了整版的消息，还配发了图片。报道说，女模特儿在长风公园被杀后，尸体遭到了残暴的戏弄。

这天深夜，杨菲打来了电话。他说他要告诉我一件事。我告诉他，我已经看了报纸，他说：

“不是，我说的不是那件事。”杨菲说。“小梅已经回来上班了。她现在就躺在我的身边。”

他还说，小梅的丈夫，那个劳改释放犯早在两年前就和她离了婚。“看来，所有的担心都是不必要的。”



春天，妖精

林白

在春天，我四处游逛，看过了花痴之后我也想当一名花痴。但我不知道男花痴是怎样的。我从麦地逛到油菜地，从王榨逛到马连店，逛到何冲和河儿嘴，眼睛都晃花了，还是没有看见一个男花痴。在我的想象中，男花痴不能随便脱衣服，他最多只能脱裤子，看见喜欢的女人，就把裆里的东西冲着她。但我裆里的东西不够好看，除了要跟女人睡觉，我绝对不能随便脱裤子。

双兰好像知道我想当男花痴，她锄麦草的时候屁股撅得老高，还当着我的面把外套脱了，露出桃红色的紧身棉毛衫，全身的肉都在乱抖，颤颤动动的。

我路过麦地的时候她冲我喊：大头哎，去哪儿玩，不跟你嫂子玩两下？看见她的紧身棉毛衫我有点脸烫，她的眼睛尖得像猫头鹰，隔着好几丈都看见了。她又冲着我大声说：脸红啦，想你嫂子了吧。隔着两块地是我奶奶，远处还有安南爷，我害怕他们听见，赶紧溜走了。

但是到夜里，我两腿间的东西还是像烧红的铁那样又硬又烫，血在身体里乱窜，那些蛰过花痴的马蜂来到了我的蚊帐里，它们都是些鬼精，知道我想当花痴，所以连夜就赶来了。这些在空气中看不见的马蜂，它们使我更加饱受折磨。去年我还没这么难受，那时

候有妞儿，妞儿虽然是一头牛，但那是它的外表，它那里面完全是女人，柔软、温润、滑湿。我在梦中看见妞儿，妞儿的屁股上面长着双兰的脸，但这都不能减轻我的痛苦。一个人，他身体的一小截，又胀又硬又疼，发着烫，像点着了引子的炸弹，引子吱吱地响，就是为了炸，炸不开，所有的力都憋在里面，你冲我撞，自己冲自己使劲，拧来拧去，成了麻花。我用手一碰，烫得我直龇牙，但没有办法，我想着我的手是妞儿，我既是我，又是妞儿，我和妞儿在我的两腿之间拧成一团麻花，我把我自己慢慢地炸开，如果我要快，手上就猛一点，如果要慢，则相反。我握紧自己，憋着力，轰的一下，全身都炸开了！我听见我的骨头呼呼直喘气，马蜂消失了，麻花也没了，我又累又舒服，很快睡着了。有许多个晚上是这样过来的。在另外一些夜里，身体不胀的时候，我脑子里的瘤子浮想联翩，想法像河里的鸭子，一个接一个地游来，青灰色的大河，黑灰色的鸭子，它们吹口哨，比真正的鸭子大好几倍。其中的一个鸭子是什么？是南瓜。

我要把南瓜当成女人的身体吗？我要用南瓜来解决我的问题吗？

我不知道，但南瓜的确像她们的屁股，而且在我家的柴屋里就放着许多。这不能怪我的想法下流，万物平等，万物有灵，这是知识分子学智哥教导我的说法。学智哥的书里有这样一些东西，我不用看书，天生就知道。我一定要做这样一件事，把最漂亮的南瓜洗干净，在硬壳上凿一个洞，它里面的瓜瓤十分茂密，毛茸茸的，散发出清甜湿润的气息，甜蜜而乖巧的南瓜，我的第二个新娘，我将用一块红布把它盖上。等到半夜，夜深人静，我把红布掀开，掀起你的盖头来，让我看看你的脸，你的眉毛黑又长，好像那天上的弯月亮。然后我从它的洞口进去，停留在瓜肚里。接下来，我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，有始有终，把它埋在我家院子里的苦楝树底下。

但这不是真的。南瓜从我的脑子里滚滚而过，发出空洞的声音，